乙

宋程北山先生集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信安程俱

雜著

房太尉傳論

天寶末天子避盜劒南房琯以憲部侍郎上謁普安建遣太子諸王鎮諸道於是太子為元帥都統治兵朔方頴王璬鎮成都凡劒南西川山南西道之師皆屬永王璘鎮荆州凡山南東道江西嶺南黔中之師皆屬豐王珙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盛王琦領江東河南淮南節度（珙琦皆不赴鎮故云領）祿山在京師見制書撫几

北京圖書館藏

驚咤曰誰為上畫此謀者吾不得天下矣自燕兵横潰四出天子疋馬走西南二京遂為盜守方是時天下不知屬車之在所趙魏秦鄭梁宋之吏不種族無類則懷印易衣而走耳甚則開關除道扶服叩軍門其郡縣之民所爲震心褫魄驚動耳目者非大燕之號令則其旌旗兵甲與夫高車大纛爲賊媒者也天下必以謂遂無唐矣然於此時諸鎮崛然聲治兵問其帥則皆天子之子也夫以帝子之衆名天下之兵名如名田之名據走集張形勢雖不與大盜角逐而天下之心固已有所係矣則是懷忠狥國者有所恃而赴功聞雞夜舞並驅逐鹿之人亦有所憚而不爲矣余嘗論之天下之事理近而功顯者雖常人可與去知爲至於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非明於大而進於幾蓋不足以權此且亞父以楚心致民望武信君以范陽令下燕趙淮陰以赤幟殲趙軍楚心非賢王范陽令非國士赤幟非利兵也然三人卒賴以濟者豈非所謂無用而有功言迂而効切者類乎夫諸王不足以闢强虜明矣而琯實以此係天下之心此琯之謀大識遠所以越常情萬萬者也然則中興帷幄之功果孰為大而賀蘭進明徒以偏忿毀言激怒人主反其

功以為罪而肅宗遂信而疏之使肅宗有君人之明其思之矣若曰吾既以元帥起北方北方之重兵賢將吾有也西綴關中北俯賊巢便利之地也而誰忌乎雖然天下大物也非有道者不能遺物非有公天下之度莫能達天下之大計若肅宗宜其怨而疏之矣自天寶至德後名相不爲不多而琯獨巍然有大臣之望天下稱之曰房公至名世立言之士莫不斂衽改容稱其道德此豈私好而然哉然琯之本謀言不見於編冊顧因進明之譖而後世知謀之出於琯也至逆胡撫几之事則史無傳焉獨見於司空圖之詩圖親仕唐室司詞命至大官其言必有自可信不疑余觀德宗之幸奉天也李晟請駐蹕邠梁以係天下之心僕固懷恩紿回紇以入寇亦曰天可汗弃天下中國無主衆是以從彼逆胡智宜足以知此是其所以撫几而歎耶

侑坐元龜序

治亂之端率常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積而致之至於不可禦善惡皆然治亂因之觀秦漢以來享國歷世唯唐最長而中絶於孽后敗亂於豔妃陵夷於宦官衰弱於藩鎮所經之變不一未有

不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至於大壞而不可復振者使禍福之來常如山摧川潰霆震而至則雖至愚孰不知所避就唯其隱於尋常忽眇之間初若不足畏嚮者故蹈覆轍而不知常相踵也方天下初定魏證勸　太宗以行仁義以致太平者如封倫輩往往笑而排之唯　太宗能用其言行於寢食起居造次顛沛之間卒以致正觀之治然求其若為仁若為義者則未易彰彰論之豈非其積微故其成速耶及明皇在位久當盈成豐豫之時春秋既高方且寵一婦人進一小人退一正士逍遥遊宴姑以樂其當年意必以謂是豈足以傷生害治又況亂天下者乎卒之百敝隨生搶攘悖繆至於逆胡稱兵陷兩京焚九廟四海横潰而卒至於衰微此何故也豈非生於所忽而積於至微以底於是哉唐之治亂善惡之大致較然明白者前哲論之備矣余獨取其治亂善惡之萌而禍亂之所由生足以爲世戒者衰而爲書名之曰侑坐元龜云元符庚辰秋八月信安程俱謹序

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覩其奥不極其原不覩其奥求

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詘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鈞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胷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眞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惟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白規園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

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衡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表守古學於寂寞之濵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得之又能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

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朔信安程俱叙

賀方回詩集序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練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録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眞弃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真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過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眞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五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錢官及通守兩郡轍謝病去爲祠岳吏又一旦掛衣冠容吴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窻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劒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忼慨多感激其言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裳角逐之會常如怯夫

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竒窮抗髒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悪無溢言爲我評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漢儒授經圖序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為之服亘榮傅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盖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别皆可推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間大儒間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間韓愈抗顔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已成務作為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翺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為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為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号慱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

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姦而徇利豈其志本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後世君子一志於青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余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間蘇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余病卧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于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諜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伎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蔑焉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安程俱序

題酈生長揖圖

李伯時作酈生長揖圖直作高皇踞牀兩女子洗而酈生長揖此徒見漢高無禮食其不屈之意而無以

見高皇聞善而服改過下士漢所以興之故要當作
輟洗起衣躧履迎客之狀乃勝耳方是時天下草昧
糜爛土崩之時也沛公踞見一里監門其失亦微耳
非漢所以強弱興亡之所繫者也而食其遽以謂將
以助秦而非所以攻秦何也豈辨士專以捭闔動聽
為務而其言不得不夸耶是不然食其為是無當之
言可也而沛公豁達聰明之君也而可以虛言屈乎
夫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有國家者皆然而危亂之時
爲甚故蕭何以韓信用不用卜漢高之霸王去晉人
以謝安石起不起知江左之興亡唐室以裴度進退
爲天下安危盖士之不可失如此使漢高失一食其
可耳然駿骨不收絕足不至巢卵不育鳳鳥不下士
有深藏高舉望望然去之而已况聲音顏色拒之千
里之外乎則其不足以攻秦而足以自亡也明矣是
理也非酈生之夸言也辛亥孟夏朔信安程俱書

題杜范歐公帖

正獻公之全德元老文正公之宏才偉望文忠公之
端亮文學端委廟堂不動聲氣而可使夷夏又安風
俗清美矣時非不逢而不旣其用仁人志士未嘗不
歎息於斯焉紹興六年十一月旦信安程俱獲觀於

西安長壽僧舍謹題

題温公帖石刻

文正温公之清節直道内相高平公之懿行碩學盖朝廷之蓍龜搢紳之標表也事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間理言遺事士夫莫不寶而傳之衢州學舍嘗得温公貽高平公帖摹而刻之石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省以想見醇儒碩德遺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且資治通鑑之書文正實挈其維綱而筆削裁成之功緊高平公之助是時二公以道義相從於寂寞之濵凡前古是非成敗之端治亂安危之致足以勸懲後世與啓沃吾君者盖未嘗一日而忘也卒以備迹英之讀布於學官而行於天下是豈小補也哉初書成而上之帝爲親製美名冠以序引其所以尊德樂道之意不唯彰信於一時而無愧不刋之書又以爲百世之頼可謂盛矣夢得高平公少時字也初太夫人懷公弥月夢古丈夫盛服入其門者左右曰漢大司徒鄧禹也故命名如此而字夢得後温公更其字曰淳父猶取高密侯傳賛語云高平孫仲熊與州學教授陸君俊民懼後生不知夢得之為公也要余述於其後俱常以謂

觀元祐之時而可知宰執近臣之選觀宰執近臣之
懿而可知元祐之時無求之他觀於此而已俱生晚
不得登二公之門以觀道德於後前聽教誨於左右
茲獲挂名公書刻石之末以寄宿昔欣慕之心焉亦
云幸矣紹興七年正月甲子信安程俱謹識

題八師經後

余觀八師經所說雖非無上般若圓頓法門然實毗
尼梵網之權輿普賢淨行之門戶而生死畏途之梁
筏也明白切近雖塗之人皆若可解使四海之內橫
目之人普皆信受堅持不退為善而不為惡如佛所
云則坐證四果長揖三塗何遠之有且人人椎不殺
之心而充之可使寃親平等慈心相向而豈有鬬狠
賊害伏尸流血之事哉人人推不盜之心而充之可
使廉遜興行貨弃於地於非其有一介不取而豈有
奪攘貪鄙攫金胠篋之事哉人人推不淫之心而充
之可使男如柳下惠女如共伯姬貞潔自持不欺闇
室而豈有侵凌誘略羅欲亂倫之事哉人人推不飲
酒之心而充之可使飲食語言離諸過患端虛正念
齊聖溫克而豈有淫酗昏暴流連荒亡之事哉人人推
無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心而充之可使篤實誠信不

訾不欺而豈有誑誣交扇之事哉人人知老病死苦之無常少壯盛強之不可恃而操心愛日遠惡為善之不可不勉也夫如是何畏乎生死何怖乎惡道無疑無憾俯仰無怍終日盡世泰然安樂而相與倘佯於仁壽之域是則極樂之土可封之俗已豈非立言垂教者之本意愛人治國者之至願而有生之所甚樂者乎故余思廣其傳焉紹興六年九月日俱謹識

天辨

觀柳子厚天說退之固有激而云然騁豪辯而失正理子厚為之說亦至於芒忽兩忘而止余嘗深究天人消長之由若有得者因奮筆作天辯矯二子歸之正以祛君子之惑焉

天之蒼蒼尸者誰耶鴻蒙穹隆其正形耶抑有五官以視聽好惡耶抑又有條章政枋以司下上若而予若而奪耶古人於此乎疑已或曰凡人之生賦界適定天積氣耳漫無記省物生其間自窮自達自狂自聖自壽自夭自愉自病或生而刼雲漢或老而沒泥濘自其適尒豈足深竟若是說者然耶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斯言也皆適然乎則為善者或幾乎熄矣或曰天之與人絕處殊類質象既別好惡隨

異譬之九土各有宜五性不同嗜故畸於天者人之
侔資於宋者越所弃又安知人之所望不為天之所
厲若是說者然耶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信斯言乎則是天與人判為二矣或曰天之於物常
靳其全故齒者不角馳者不翼各俾其一非天則偏
若是說者然耶曰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信
斯言乎則夷齊之餓顏氏之夭可也彼益稷伊周之
倫謂其不足於天爵可乎或曰飛塵可以蔽日太山
咆於聚蚊必東之水激之可使過顙長平之敗壽者
不能獨存人衆有時而取必而天定亦能勝人若是

說者然耶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信是說乎則天之
覆物也淺矣雖然自堯舜以來天下之治常少而亂
常多君子常窮而小人多得志者何耶蓋自堯舜禹
數百載而後當商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又數百載
而後當周之盛時君子之道一行由漢迄唐數千百
載其間君子小人亦更為消長耳不如三代之純也
君子而用不極不久藉令專且久然不斥不病則死
及之小人而在上率常志滿意得子孫族黨繁盛半
天下康彊壽考無一不如志者若是何耶嗚呼區區
之窮通用捨聖賢觀之寒暑蚊雀之間耳曷嘗以此

動其心哉而天亦豈以此待天下之君子也蓋亦蚩蚩者之招然耳今夫蚩蚩之氓晝日之所為孰非強凌弱衆暴寡狡者欺惷薄者負厚哉其孝於親友於兄弟者有幾其臨利不忘義者有幾其設心正平誠實無偽不負神明者有幾使君子而得志為一州則惠一州使一路則惠一路在朝廷位宰輔言聽計從則膏澤及天下彼蚩蚩者是將怡愉安樂而終身矣彼晝日之所為其傾欺賊害者如此而天乃報之以悟愉安樂則天之所以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乖剌舛繆矣乎故必使邪佞殘賊者臨其上為一州禍一州使一路禍一路在朝廷位宰輔禍天下非唯禍天下必至於糜爛土崩而後已此無它黔首之招然耳以是推之則易之慶善殃惡書之視聽自民老子之疎而不失與夫釋氏之因果報應無合而通者矣

龍亢侯傳

劉銛上谷人其先金天氏之裔散處山谷間子孫皆強利足任事世賴其用夏禹初受舜禪大徵金氏之子孫聚于中都作而庸之其國有九鼎之重其強族在梁州與璆氏婁氏最著梁州之諸侯取貢焉子孫雖匿巖穴世即而搜之無遺然其最有聲者往往為

國武備銛之近族祖号舍光先生者兄弟三人為殷
帝寶臣所向三軍爲之却走其季他日為来丹報父
仇不克終身不敢言勇銛家與石氏錯處山谷中爭
雄强而銛之族等為强獷秦始皇二十六年滅燕聞
金氏强獷使人穴地而攻之繫其衆盡取其獷族以
歸付若盧詔獄使公子离即治頗侵爍之又從而鍛
鍊之剗其頑不可使者亨其失謀者取其英而收用
焉而銛尚少在其中頗有聲會歐冶子見而喜之曰
子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耶竊興之歸為立模
範所以訓練磨礲雖百反不倦蓋七年而後成器為
之納室焉又教以兵法揮斥上下回旋出入無不如指麾
挺挺勁立遇事輒断雖投以艱大未嘗反唇切齒銛亦
歎曰使吾離塊獨釋滓穢剛不至折柔不至屈以成吾
質者歐冶子之力也然吾聞夘金刀將興吾或似之遂
更姓劉秦末嘗從人過豐沛間道遇漢高祖一見銛
銳上修下有威重頤瞻光采凛人即異之曰吾左股七
十二黑子尓背文七星皆奇相也能從吾遊吾佩服
子不敢忘遂從高祖常與同卧起雖呂后諸人莫能間
也既而道大澤白蛇當道銛殺之常爲高祖禦侮至
漢有天下高祖益器任之為尚方長号龍亢侯群臣

以上寵銛皆以其族子弟自隨然以其世剛悍難近
詔毋納殿門唯鄧侯上所優異與俱者乃得至殿上
然銛愈親密用事主裁斷其友以書戒銛曰君侯姓
剛太銳數用以擊强剸劇恐於游刃有所不宜盍韜
光挫芒以避缺折之悔銛荅書曰自吾為上所提拂
常以三尺法裁剖庶務小大斬斬苟不失其柄吾豈
為繞指者哉久之高祖稍内陸賈言向儒術銛浸疎
高祖一日將拔用銛久不見進退頗生澁不能緩頰
如前日高祖撫其背曰公雖儁豈不勝一割之用耶
乃以數百戶封之峽中項之為武庫令初銛遇容成
公授以坎离犯御名濟鍊形得不死至晉猶為武庫令元
康五年武庫災銛自度且得辠因歎曰吾老矣安能
與刻木對為衆口所鑠哉因兵解仙去　太史氏曰
龍亢侯初以巖穴椎重之質一旦得良工師更鍊既
久砥厲頓挫遂為國利器或謂其剛悍自任匹夫之
敵耳然漢高祖御之以取天下項氏莫能抗遇輒潰
裂何哉觀其遇事迎解在掌握之任九年無少玷缺
賁育莫敢當其鋒身名凛然與日月爭光可也銛之
族大抵傳貴精鍊形然罕能變化晉初有避地酆城
者後夫婦皆為龍入延平水中嘗觀神仙書有服琅

玕華化為飛龍者酆城君豈得此術耶

西漢詔令序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郡林德祖處實始采括傳志叅之本紀凡斷章析簡掇之無遺方薈蕞在紙未遑詮録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次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為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事皆足以為萬世法是以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其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来置學官弟子誦説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為詔令温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為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可及又況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子以聖人之重自任迺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為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

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將以文詞為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已轢絶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庶其或者亦足為

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叙

北山小集卷第十五

琅嬛福地藏書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信安程俱

雜著

宣和御書贊

靈交結空祕瑛房也大有在上俯雲章也羲圖頡迹寄明光也臣俱寶之澤莫長也 行書 如龍行天或游或飛其馳不迫其靜不遲蓋從容八法者猶嚴恭而自度其超忽萬變者猶應物之神機乎 草書

宣和御畫贊

太虛混淪滋象之先無動而生萬彙出焉巍巍道尊

琅嬛福地藏書

實主張是芒乎芴乎無擇巨細是翾飛者與彼有筠
如馬一毛如地一塵凡有形相寄此筆端造化之妙
毋以畫觀

鄧安惠公贊

翼翼鄧公外粹中剛德人之容有蘊若虛叩之則出
如響發鍾有文不彪用之則宜溫厚顯融白首事親
洞洞屬屬如相肅雍移之事君牧丘之御名文終之恭
然執法憲府謇謇不撓審克厥中有赫軍容禍亂之
機見微納忠晚登廟堂泊無怨懷游心大公蓋清而
畏知仁而有勇和而不同不色不言不有其賢名莫
之從知人則哲帝鑒孔昭溫良在躬老成日徂世不
之才機警疏通愛而不見再拜遺像隱如岱嵩

實相齋銘

觀身實相　如夢幻響　亦如虛空　有無邊際
無作無受　無去來今　無空不空　有願無願
生住異滅　一切皆無　如如此身　威儀差別
如是如是　皆如實知　萬境現前　如水鏡像
繁興用處　而常湛然　觀一切法　無不皆空
是為覺知　諸法實相　相即是空　空即是實
無能觀者　亦無了知　觀佛亦然　一相無相

紹興己未北山老人寓止長壽五年矣
春三月於寓舍之西為屋一間挾以二
厦於是遊息焉名之曰實相齋而為之銘

寂照軒銘

寂如妙高山安住而不動照如鑑止水不將亦不迎
應物而不傷無取亦無受於中現色像而實無所有
即此顧眄中是我無盡藏

唐三隱賢賛

余讀唐隱逸傳尤慕王績盧鴻張志和不為出處係
累泛然若浮雲之卷舒使萬乘之尊可見可聞不可
得而臣世之戮人可望而不可攀也視夫假脩渾沌
以夸世洗箕山之耳以賣高者不亦拘拘然乎
王績無功絳州龍門不喜拜揖簡放絶塵發名賢科
廉潔孝悌不樂居朝去為縣吏四海雲擾網羅在天
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結廬北渚著書東皐種黍釀
酒子光是交武德之初待詔門下良醞可戀竟以疾
罷樂史善釀求為樂丞史死遂去述酒作經刺史願
見荅曰奈何坐召君平託無心子機士見問笑而不
應豫知終日自誌其墓卓哉先生
盧鴻顥然其先幽燕爰徙洛陽迺盧嵩山葯房荃壁

金書玉歷明雲吸霞皎皎獨立見鴻草堂十志開元之初備禮
再聘確然自高鈎深守靜五年丁巳帝詔曰鴻道極
泰一德循中庸禮有大倫義不可廢想翻然易節以
副朕意先生至都謁見不拜宰相問狀曰忠信是賴
禮之所薄何足見帝召升內殿命諫議大夫固拒得
已浩然歸廬朝廷得失許以狀聞官營草堂寧極是
名聚徒廣學至五百人帝欽素履沒有餘息
志和子同婺州金華母夢楓生妙齡起家策干肅宗
翰林待詔錄事金吾坐貶南徼旋會赦還遂歸江湖
鈎徒自号玄真著書太易十五篇探幽賾無其兄鶴
齡為築東都茨以生草椽棟不斲釣不設餌豹席椶
屩縣令聾瞽不窺其德使浚渠執畚曾無忤色婞織
布裘雖暑不釋往來苕霅浮家泛宅太虛爲室明月
為燭四海諸公周遊共躅憲宗採歌圖索其容竟不
能致不知所終

列仙圖贊 凡二十八人

有形皆幻初無倪巨細未足相雄雌蚩蚩坐受幻物
欺不能與天同密移玄黃二物知何為獨能長久無
終期至人亦窺衆幻機奪取元化操鑪鎚留形遁數
乃一戲 叶 呼嗡六子交娥羲偉茲二十八幻師燁如

經星周四維騎箕降昴非有蘄出入六合唯所之黃
妖位閏炎綱隳嗷嗷億萬沉塗泥翩然下墮哀黔黎
赤伏紹緒皇功巍雲臺累塊空刑儀索身滅迹歸無
涯竺乾心印金襴衣語幻語法空無依承承卒付碧
眼兒一華來東今萬支洪荒怪譎同一歸勿嗤我言
無町畦

文殊維摩畫贊

是妙吉祥七佛之師為大醫王法病是治五蘊十二
行即大揔持五濁海中得淨摩尼非取非捨不即不
離化度無量十方四維而默無言而寂無為是歡喜
藏亦大闡提是無垢施惟金粟尊真俗無異人法何
存於不二境示不二門三十二義諍論紛紜最後文
殊無說無聞而我一默是義方圓擬議之際電掣
星奔

題三界四禪天圖偈句

如火宅喻三界無安是故衆生應求出要而此三界
亦如空華分別說三實無所有我觀如來不可思議
出入三界如游觀園而常湛然處菩提座應知亦有
上上根人不歷堦梯徑超佛地四雙八輩如焦穀牙
十地四禪如隅羅縠凡此世界能忍衆生若見若聞

應知希有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如救頭然御名勿放逸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雖常談是佛教誨

紹興八年北山程俱長壽寓舍讀藏經
畢於解夏日編次圖仍題偈句

圓照大通二本禪師真贊

圓照道廣　海涵波漾　於無中作　示四無量
大通道峻　壁立千仞　轉大法輪　而常清淨

妙湛睿老真贊

黄蘖妙湛禪師睿公童子出家已有衝天之志早年
悟道遂開選佛之場法誦傳衣孤峯頂目視雲漢慧
林敷座微塵裏轉大法輪喧靜一如絲毫不立入塵
垂手端能於異類中行破闇傳燈肯使向瞎驢邊滅
名久喧於四海化方被於九夷嗣法了心圖形瞻敬
信安老漢以偈贊云

是妙湛師　丹青頂相　頭圓下豐　眉在眼上

題米元章墓

嗚呼是惟元章米公之墓公少名黻後更為芾常自
号襄陽漫仕蓋襄陽人云中年樂南徐山川風土之
美因家焉歷官州縣入朝為書學博士太常博士至
尚書禮部員外郎出守淮陽軍卒生於皇祐之辛卯

卒於大觀之庚寅將沒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槨置便坐時坐卧其間閱案牘書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歸亦然舁歸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公風神散朗姿度瓌瑋音吐鴻暢談辯風生東西晉人也其為文詞與立言命物皆自我作故不蹈襲前人一言元次山樊紹述之流也其書奇逸飛動法本二王虞楮而下不論也為吏所至有名跡簡靜愛人人皆歡樂之其政事了無俗吏常撿陽亢宗元紫芝之流也東坡蘇公謂其文清雄絶俗謂其字超妙入神世不以為過公樂善喜推下後進紹聖丙子余初識公南徐貽詩謂余李太白後身非所擬也如葉少蘊關止叔方以英俊居下僚公一面知其為國器見當路有氣力者輒言之不置忘其身之窮也公既沒余他日過南徐便覺招隱鶴林爽氣都盡顧嘗哀其所遺詩帖帙而藏之為之賛云

珠璣玉石璀璨兀硉巵言之出風雲蕩潏變化融液惟心之畫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馮宣徽畫賛

於穆 仁祖其仁如天萬物茂遂莫知其然凡厥有位至于士卿將養漸摩登其俊良有如馮公荆楚之秀

琢詞豐碑志見潛阜揚于帝庭褒然舉首出入中外
有猷有為匡時納忠善類是毗帝賚神孫俾究厥施
惟時聖神飭蠱圖治群情未孚故老憂喟六事是陳
以捄時敝允哲　神考灼知厥心趣佐予治如彼和羹
式為鹽梅全美令終為世表儀世道交喪士賤不振
以同為和以順為正見此遺像燁如景星匪公之懷
二帝之明

畫馬賛

神超遥骨權奇尾蕭梢步逶迤追風流電驚四蹄驊
騮皮質龍驎姿飢飡玉山禾渴飲西瑶池御非造良
不受鞿鳴和鑾躡九逵走千里先安之誠不如果不
驪飽芻菽略馬羈三尺童子縻且揮駕鹽挽磑靡不
為我觀此羌貌甚閑整聊持短韁不見鞭影似縻非
羈若繫而騁苟惟驅之八極俄頃

郭恕先畫賛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若斯言也猶未離乎有生如
恕先者貌則人耳固已超崑崙而友大庭故依隱玩
世猖狂而妄行蔚然之鬚偉然之軀視之猶芟宿草
而委枯株也又奚以生累而形拘乎然天莫得而命地
莫得而理金朱不能困而陰陽不能災其於道也豈

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哉

閏唐待詔顧德謙畫入貢圖賛

大道之行人無數懷泊焉相忘莫往莫來逮德下衰
親譽畏侮邇之不能緊遠是務招徠不足求以兵旅
有服斯叛無得何亡我觀此圖掩卷慨慷宣和乙巳八月舟行道睢陽趙叔問携此圖過河亭共閲為題此賛

賀方回畫笥有龔高畫二其一戴勝殆非
筆墨所成其一鼯鼠尤妙形態曲盡有貪
而畏人之意方回言高蜀人與趙昌同時
妙於毛羽其先世所藏數十幅今唯此二
畫見邀各題數語其上

戴勝

惟戴僞氏知與時通降干桑柔以趣女工意俾世氓
不虐于冬誰為鳥紀以配九農

鼯鼠按尔雅處田中食粟豆蓋鼯鼠云

有鼯跂跂齧此場粟不勤而贏以果其腹有惕其中
而志逐逐何以占之機見於目不如太倉擇廩而穀
夜舞于門晝市于屋豈無灌熏莫我敢毒心肆體
胖以傲麟鵠

山陰圖賛

清風朗月輙思玄度空山無人誰與晤語 謝玄度

養生盡年希風數子坐遂宿心豈非天賜 王右軍

東山之游人境起勝淝水之勲莫之與競 謝安石

談鋒孰當寄逸鷹隼訾黄不狹莫賞神駿 支道林

陸宣公祠堂賛

唐相陸宣公贄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

假守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寧僚吏祠而

拜之謹為之賛曰

天下無事湛干宴安視此神器隱如太山是以其臣

唯得是嗜以諛為恭以憸為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

忍於其間覬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嶮一致

為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

格君之非砭國之肓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

宣公之畫外戡内籌心膂惟一攜李之郊吳越所虔

公生其間種蠡汗顔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

奠九壎兮

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王逸少賛 有序

逸少為會稽内史時王懷祖在郡每聞鼓吹意逸少

候已汛掃庭宇以待之而終不至也後懷祖起爲楊

州刺史實部會稽因修故怨逸少疲於簡對深以為

恥棄官自誓父母墓前不復仕若逸少可謂剛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士生不逢身更殆辱屢矣而猶不知止足者視古人何如也贊曰

觀逸少三書所陳皆晋國之至計其憂深見遠所以援古今而論成敗者其才蓋足以經世然進於朝不得用其長其出守也不得伸其志雖秩千種更顯位矣是直以犬馬鳧鴈畜之耳此逸少之所取也是其所以浩然獨往如機發而飈逝者已彼懷祖之螫特其蟣蚤而已蓋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矣

唐秘書監太子賓客賀季真贊 有序

天寶三年季真自祕書監太子賓客去為千秋觀道士時天下號無事然林甫仙客固已相軋禄山固已驕三綱固已絕殺三庶人治亂之分識者知其漸矣後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其風流清鑑固一世所推而先見勇往又絕人如此誰謂季真清狂者耶贊曰

越椒生而知若敖氏之將餒醴酒不設而知楚人將鉗我於市古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是以動而無悔此季真所以去軒裳如脫屣也世道交喪豈無其人智及之而勇不足以行之者皆季真之細也狗苟而蠅營臨深而擿埴以僥萬一於嘗試者亦足愧矣

蓮社圖十八賢贊 陶潛謝靈運 陸修靜附

社主遠法師

遠公弘道實相是談像浮江滸神運伽藍戒珠義海
爲世所瞻

彭城劉遺民仲思

仲思綜博　二林領袖　大化見前　不忘正受

豫章雷次宗仲倫

仲倫秉操　招隱是開　納詩繹禮　學者四來

鴈門周續之道祖

道祖高風　出處無礙　在野非固　入朝彌介

南陽宗炳少文

少文嘉遁　樓丘飲谷　三聘囂然　衡巫在目

南陽張野萊民

萊民孝友　學兼華竺　菲衣糲食　不改其樂

南陽張詮秀碩

秀碩高逸　帶經以耡　騎省莫致　容膝是娛

西林覺寂大師慧永

覺寂慈睟　衆香所薰　清而容物　猛獸是群

東林普濟大師竺道生

生公演義　頑石肯首　龍去虎丘　錫飛匡岫

法師慧持
慧持兄遠　是謂二難　超情釋累　蜀有龍門
罽賓佛馱耶舍尊者
耶舍揔持　神通無量　經律華夷　是虛空藏
罽賓佛馱跋陁羅尊者
跋陁寂妙　親禮慈氏　果證不還　譯宣了義
法師慧叡
叡公講論　思徹言表　梵漢昭然　唯躬是蹈
法師曇順
順公奇器　羅什所歎　色空無着　為般若岸
法師曇恒
恒公玄晤　譽發英妙　棲神幽境　鳥獸馴擾
法師道昺
昺公孤峻　文不再讀　社主西歸　法燈是續
法師道敬
敬公蘭秀　兼通儒釋　六根一戒　凛如氷玉
法師曇詵
詵公多識　動植之性　詣理通玄　超然高勝
柴桑陶潛淵明
淵明高蹈　性與道俱　世出世士　莫得親疏

康樂公謝靈運

康樂道上　豪氣不除　慧業則有　非寂滅徒

道士陸修靜

陸公玄虛　寄傲簡寂　江湖相忘　一笑莫逆

真靜齋銘

以動逐動如猱在山以定止動如馬在閑即動而定如淵在瀾孰能乘轉徙之車遊利害之塗出入有無不愕不慕更萬化而常然者吾願與之忘年

常清靜庵銘

三衢道士陳應常結庵山居北山老人名之曰常清靜庵而為之銘

天其運乎而四時行其得一以清地其處乎而百物生其得一以寧古之人乎其心如天地之心湛然常寂其氣如天地之氣周流運行則其為常清靜也固已超動靜而泯濁清豈不亘古今而通神明矣又況乎久視而長生

題阿蘭若偈

一切法空寂諸佛所行處是名阿蘭若亦名阿蘭那乃至阿練拏及以阿練若是故解空者樂阿蘭那行無爭無戲論逮得薩芸然

題醉學究圖

是諸衆生或醉或醒或老或稚或喧或靜或嗔或喜或猴而冠或鬼而睡或奮拳而鬬或戟手而詈或笑而道之或挽之使止情炎内焚風力更熾不知其然孰主張是或偶而杖或拜而跪昏呶于前胡卒以禮如一機抽如群優戲菩提海中等一幻翳

鐵關石硯銘

鐵中錚錚化石爲硯其利也若游刃之發硎其質也若范鎔之百鍊求之於人蓋見於用也敏以强發於文則煥以粲也

麟臺故事後序

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叅知政事臣守叅知政事臣某言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塗出崇寧以後選授寖輕自軍興時廵務省冗官祕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祕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尚書省三

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祕閣臣程俱試祕書少監臣
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撿閱官寓館下又再佐
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人乏首被久虛之
選踧踖懼不稱受職之始則按求簡牘皆無有竊念
惟昔三入祕書省皆以薄技隸太史氏頗記祖宗三
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餘亦尚有
存者或收故牘煨燼泥塗中參攷裁定條上尚書請
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吏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
何繕治守藏防閤庖滌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案典文
書法式期會廩稍人從皆如舊格參以近制從事尚

書以聞制曰可於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録寶
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於茲有攷焉而
校書郎正字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從命之
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
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祕書省實
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爲史官故唐龍朔中
以祕書監爲太史少監爲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
缺尚衆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敝或生而典籍之府
憲章所由顧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

黨司晉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黨之後在晉為籍氏辛有之後在晉爲董史則談狐是也臣衰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於此矣則其纂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采摭三館舊聞簡册所識比次纘緝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草咸載為書十有二篇列為五卷録上尚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昧死謹上

三高堂詩序

蠡位越相禄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角毛銖之得冒坎擭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必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意得託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於其不合視埶位無如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汙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釁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夫盖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冥惷不爲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逐勢燄死不反顧為天下僇笑者幾何人哉其於輕重之思是又出冥惷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訓元符二年吳江既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與僚佐拜而奠之某謂俗奔競久矣奠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

風百世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然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今居是邑特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之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題陳襄薦士狀草并手詔及本傳後

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陳襄傳見神宗皇帝實録實録成於紹聖其言襄之政事故少貶焉襄之賢聞天下而薦賢樂善之美以壬午之詔而益明然襄之所薦三十餘人其所學所陳皆不以當時之所建立為然者襄之行已措意不以禍福進退動其心以盡忠於所事蓋可為也而　神宗皇帝以高明精粹之學　英睿剛健之姿撫熙洽之昌辰操天下之利勢而能不以異已者為忤方且禮遇而挽留之此過於帝堯之舍已從人一等矣夫喜柔順惡忠直遠君子昵小人此三季之所以亂亡也從諫弗咈顯忠遂良此有商之所以興隆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來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神宗皇帝其力行於是乎　今皇帝得襄之遺藁於委弃之餘為下明詔而褒顯之有　神宗皇帝厲精進善之心矣實天下幸甚又因俾從臣皆得與薦賢

之美然則何以報上德而追前哲乎紹興二年庚子

具位臣程俱謹記

北山小集卷第十六

琅嬛精閣 琅嬛精閣 琅嬛精閣

北山小集卷第十七

信安程俱

琅嬛福地 琅嬛福地 琅嬛福地 琅嬛福地 琅嬛福地 琅嬛福地

雜著

勝樂堂銘

華嚴經云世間所有種種樂勝寂滅樂爲最勝住於廣大法性中因以銘云

我觀世人以苦爲樂椒蘭腐羶瓔帶纏索亦有樂者妄幻相由如隅日瘧如停訊囚如執熱濯如負重休是生滅相方樂方憂有負則釋無病何瘳熟如至人性海無邊彈指三界而常湛然今則非住昔則非遷

是寂滅樂是出世間

靜虛堂銘

義興丞舍有堂曰靜虛信安江襃仲嘉始名之其里人程俱致道從而銘之一切不受致虛極也寂然不動守靜篤也惟致與守道之梏也萬境紛陳硏即通而動即復也泊乎休哉莫覺屬也我言之珍妄見者之毒也

圜研銘

混天浮空玄以清中包厚黃東南傾芸芸擾擾皆強名因有名字字乃聲由是中出初無形子能了了無沒生

又研銘余以遺江仲嘉

管城出遊得玄圃晞松風沐煙渚蒼華如雲秀筠楮濕生蛇蚓化龍虎九經之淵百氏府伯畸銘歸仲嘉甫

為趙叔問研銘

維渥不枯道之腴也維質不渝維涅不汙德之符也蓋穎者日敝磨者日磷而迹者日徂我獨隤然居其所而閱動化於無窮乎

鏡銘

物有隱見照無去來無作之應泊乎莫哉一作真哉

幻住庵銘為富樞季申作

一切有情依真而住與諸如來同一國土不起真際為大幻師如是住者無覺無離

普光明閣銘

禪鑒長老潛公為小閣於於潛治平之故棲閣東向迎日之出故名之曰普光明以寶積經所說妙義次而銘之

譬如日輪出山峯時光明普遍照閻浮提種種形類青黃赤白皆悉顯現了無差別而彼日輪一光一色菩薩亦爾以智慧日照於法界無有欣歎出彼衆生執着山峯所緣一相一相亦空隨其意樂說正法藏然於法界無有二相

榮節婦傳贊

自天下兵動變故或起於倉猝士之潔其身而保其操者千一而況臨死生而志不奪而一女子乃能殺身以全節蓋其貞則玉而剛石鐵也故可碎可折而不可卷不可涅也是女子者其可謂烈也已矣

祭鄒侍郎文

嗚呼天之所靳唯德與名取之既多則嗇其身有如

鄒公外粹中淳孟子之氣顏氏之仁其剛也無子子
自賢之色而其和也則有合乎挫鋭而同塵故純誠
見於面目孝友行於閨門行義信於鄉黨操識推於
搢紳惟德之富莫之與倫巖穴之下荒徼之濵與夫
悍卒武夫孺子庸人莫不知公之名惟德與名公取
實多寡困顛隮非天則那萬里生還鄉閭舞歌公曰
上恩其言靡它公歸一年某仕蘭陵始以姻故膺門
是登徒見公姿度睟整渙如春温聽其言也則莫非
尊君愛物孝友忠厚之經至於脫粟之飯每甘於列
鼎雞栖之駕無異於華軒此固公之優為者已而能

使闔門千指莫不意滿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則知
公之道非不行于世而世之所願莫得兼其全斥久
窮極可以忘言所可必者既獨善而居約則庶幾於
永年名則不朽德則不愆身則不偶而命復不延又
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其難諶不測所以為天乎遠日
云卜靈輀既陳絮酒隻雞百里來奔升公之堂如有
話言寂聽無聞淚如河翻我豈不知公固超然其已
出六合而無礙與星漢而長存矣何去來之足論然
安有折長松於盛夏埋玉人於九原而見之者無失
聲而涕連者乎臨其穴惴惴其慄言有既而情不能

宣也英爽實在尚其鑒旃

祭江仲嘉褒文

嗚呼事莫之致則歸之夭夭善窮仁天豈其然如仲嘉甫有美其質完其所受養之以直平生色詞莫為利屈脩然往來皎皎獨立其達似豪其真似嬾其淳似疏其靜似簡不蘄乎高蓋與俗反矯如長松節目磊落迹其細行畢中繩矱孝于其親友于兄弟信於友朋恕及僮隸刑于室家莫不蹈義兼而有之蓋亦鮮儷我行四方陰察士友或持于初而喪于久或違其心而誦於口如端木賜一出一入如原巨先遂行淫泆維仲嘉甫以表知實躬行不言終始若一求之古人百不六七吾嘗誦言是子可必云胡不淑萬事永畢嗚呼哀哉言念丙子識君京師語未一再君以憂歸歲在辛巳我室君媚論心定交今十六歲蓋無一年不與子會君解餘杭面我于蘇我將西游君寓南徐我省松楸君在鄉閭訪君宜興過我市區周旋吳興俯仰歲徂大滌之天焦先之廬荆谿之流離墨之岨巖洞相望仙靈所都衢山之奇嚴谷之墟卞峯朝雲苕水秋蕖無舟不同有駕齊驅我唱子和我文子書別無幾時猝然相遇歡言酌酒引滿道故高談

雄辯出入精捅神遊八紘眇視千古遺形忘世奚復
外慕方其問時書尺相繼或真或篆或草或隸有言
必酬無遠不寄舒其蘊懷雜以詼戲發吾狂言動子
長喟開緘獨笑千里面對遠無虛月近則旬至牛腰
積多雞肋莫弃今而觀之忽若夢寐嗚呼皐斤是事
已矣去年之秋過我而西子神雖昌而色甚釐送子
西郊匆匆語離劇飲大笑無復向時曰老則然余竊
異之誰謂此別無相見期嗚呼哀哉君於養生實惟
其人要若灰木用之不勤居屏世味食無葷羶出從
百為志在三田宴寂未久其息兀然不起于坐可證

初禪我常謂君骨強志堅是巖壑人必永其年而病
且死如何可言嗚呼哀哉儒老釋道所修者真視此
形骸何異塊塵脫然去之如逆旅賓如遺敝屣如釋
負薪脩短共盡亦何足云孰如仲嘉持身養神無罪
無悔不着不淪當與汗漫游於無垠出入騰化如臂
屈伸是必然者非此其身我視此世相知幾人如我
與子氣合情親十六年間義如弟昆稽之笠乾豈其
宿因君之嘉配維古賢婦葬之烏程我誌其墓誰謂
今者歲適一周復緝吾文銘君之幽淚洒行間泫然
莫收君喪還吳我客轂下送君襄陵莫致奠斝及茲

東歸取道吳興雞黍之設恍如平生庶幾神交來享
余誠

王八侍郎祭文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七月丙子朔十一日丙戌從
表姪程某謹以茶菓素饌清酌之奠致祭于表叔賓
文學士太原郡侯之靈嗚呼天有間氣是生公侯剛
柔愿栗賦委異侔公之所鍾和厚純靜大雅恢閎德
人之盛雖則和厚不可疏親靜而不固既純且明風
度凝遠絕世垢塵論議英發出言成文視此標鑒神
仙中人惟初未冠發策帝庭拔出人上譽走四方為
郡文學博士先生甕鹽八年泊若無營棲遲三館出
佐一州入未幾時遂侍前旒譬彼瓌異為世所求不
疾而馳顧豈我謀藹藹其華秩秩其音聖主所器宰
府所欽名位之來走避不能公在天朝寶璐明珠照
十二乘和鸞九衢亦猶靈囿孔翠鸞鵠羽儀絢粲光
動草木公治省曹通達政體公司誥命溫厚純美輿
言所期必相天子何以占之惟德與器庶幾前人休
養康濟入則諷議將美贊猷出把將符坐嘯輕裘聊
以華國亦以鎮浮竊嘗有言物有定價人有品儔金
玉之利不如戈矛騶麟之用不如馬牛較第等差孰

處其尤世有如公實第一流某也不肖頑頓朱愚始
以童子拜公南徐及官太湖公鎮龍舒顧睞歎惜刻
畫吹噓借重培塿比之衡廬肝肺開示底蘊無餘華
首游倦願言卜居庶幾親仁環堵是圖公聞此言載
色載愉辱置懷抱期通有無孤窮不孝尋遭禍罰葬
親五州居計益決承顏接詞一日三月如何不憖不
至耄耋嗚呼哀哉吾鄉多士繼出更奮公一輩人凋
喪遂盡公沙五龍松折山殞風流醞藉無復耆雋昔
者曾子身被齊衰子張氏没往哭之哀賢哲是痛吊
也歟哉惟俱不天怙恃永已得見父執如瘞暫起於
父執中厚莫公比從容話言歷歷在耳如何一朝於
此已矣荒摧之言顛沛叢委登堂一慟有淚如洗嗚
呼哀哉尚饗

祭林德祖文

嗚呼德祖經可以振金華之絕業文可以廣石室之
遺編望實可以長賢士之關博洽可以冠群玉之府
儻使典司綸綍誰之不如苟惟翊傅王侯綽有餘裕
身雖肥遁早遂止足之心世莫强留以興貪薄之俗
此交游所常竊恨亦搢紳之所素期永謝白駒之維
迄成黃鵠之舉在於恬曠實適願懷第於捐爵禄以

收英俊之時不無營都邑而遺杞梓之歎是皆儻寄
奚足置言唯其孝友著聞行為世楷清白無類動守
官規仕必盡乘曰委吏之宜居則存飯水食蘖之操
脫迹尸穢懷寶艾耆真挂朝衣不入公府乃若淨修
梵行諦服上乘寶藏縱觀固非蘄於日益明珠不昧
信有得於朝聞故於去住之間了無愛取之累某早
辱忘年之契實自忘學之餘念日居月諸老將至矣
而公出我入如相避然銜哀東歸中止北固雖數通
於音驛竟莫覩於聲容如何斯人遂至永訣道義之
交無幾何有百身孤危之涕易零為之一慟惟是幽

扃之刻託之垂世之文少紓吾黨之悲足示無窮之
信衰衣不弔莫伸坐奠之初絮酒斯陳更深華屋之
感庶幾昭爽來鑒忱衷

祭徐申典樂文

嗚呼治世輕士惟理之常蓋失一士不足為弱得一
士未為有光故公侯先達鮮以士為先後而守節之
士揣執度力亦忍窮於四方然則樂善不倦屈已下
士豈不曰河千年而鳳朝陽乎公在毗陵百廢具張
惟厥郡吏冠弁相望公冰鑑在抱如別驪黃俱也羇
窮竊祿于市視價低印於公之門實昧平生引分自

藏公於衆中惠然察之以短為長某也狶陋公曰是人惟志之彊某也寡徒公曰高才衆嫉奚傷某効一官拙以勤償公曰是人不愧太倉某不自揆學為文章公曰斯文莫掩其彰某匪公事莫升公堂言不出位禮不巽牀人以為簡公以為莊譽不容口毀言莫創必起塌翼使之騫翔必駕蹇蹶使追驌驦惟公之意其可斁忘公之溢言非愚敢當匪我是私公德允臧不茹其柔不吐其剛故此羇窮不抑而揚惟公少年譽騁文場及出試吏更所未嘗為尉則能盜走出疆為令則名有乂有康晚佐戎幕陳義慨慷白首見帝爰始為郎帝作韶濩前無舜唐公為樂卿釣土弦桑自守毗陵至于歷陽遺愛具存有如甘棠脫屣殊庭四壁皇皇嘗聞公言死生之際弗震弗惶屬纊安坐果如平生如適故鄉豈其直心泳而不溺卞而不戕竈奧無交簠簋孔修不叨不攘造物報之出入崑崙其果不亡乎有形必休穿土新岡顧北匏繫矧紼莫將有慙古人千里會喪寫哀蕪辭有涕浪浪（徐公自言遇異人得養生術白門已開故云出入崑崙）

陸宣公祠堂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

丑具位程某謹以清酌菓肴之奠恭薦于唐丞相陸
宣公之祠嗚呼在唐中微再僨再起至于德宗四海
瘡痏休之養之手撫摩之猶恐不濟胡寧賊之而割
而贅而浚而膏腹心内離手足外揺蹠盭不治上下
無交一夫奮呼魚服以跳公丁此時為國親臣乱之
未生也固已察齊公之將病乱之既生也則又起虢
君於既昏方其安危之機間不容穟倉皇莫振憂辱
孔熾而其所陳未嘗從權譎而廢仁義然直而不訐
剛而能濟据正而不迂陳古而不泥至於料敵之情
揣事之隱鉤深中會物莫能遁允所謂足以謀王體
而断國論者矣而其王佐之才之學盖施之未之盡
也某也不佞忝兹守符實公故鄉墟里既蕪始揭公
像為此世模英風凛然過者必趨仰高山其安放豈
斯世之可誣盖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豈為公而欷
歔尚饗

常州華嚴教院上梁文

蘭陵勝境興國名藍擬開華藏之道場既畫祇洹之
界相仰二天之外護魔事冰銷洎四衆之知歸檀那
雲集金沙寶網頡除荒梗之區悅栢寒松共演苦空
之義爰伸善頌用舉脩梁

兒郎偉抛梁東法水無邊不滯空慧日永將堯日曉
河沙嘗在普光中
兒郎偉抛梁西寶網金沙路不迷五濁海中成般若
妙華香潔出深泥
兒郎偉抛梁南無勝光明正劇談若見只今華藏海
不須辛苦百城叅
兒郎偉抛梁北不動虛空非智力大伽藍後少年場
一一回光銷六賊
兒郎偉抛梁上法界微塵如指掌普賢樓閣鎮長開
目前舉足超非想
兒郎偉抛梁下無間光明長不夜九幽沉苦證無生
八極含靈安聖化
右伏願上梁之後勝幢永建苦海蒙庥咸裂貪嗔之
網共夷人我之丘廣大得毗盧之境精勤如童子之
遊仰堯仁之廣被泳周澤之常流

山居上梁文

百盤九折深入雲臺兩厦三間初營光塢倦游三紀
幾同遼鶴之歸高謝一時何有山雌之歎況乃松楸
在望桑梓焉依北陌東阡無非群從西疇南畝同是
老農平生無羨於萬鍾投老遂專於一壑千章檜栢

奏三籟於太虛四達軒窻納群山於丈室琴無絃而
自撫門雖設以常關高下茅茨覽壺中之日月卷舒
雲物現域外之山川樸斲既圖棟梁斯舉宜作工徒
之唱以傳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十二峯巒一徑通白屋寒多常晏起
覺來朝日照梁紅
兒郎偉拋梁西桃李新栽欲滿蹊煙塢盡頭穿細嶺
白雲深處有招提
兒郎偉拋梁南疊嶂如屏翠拂嵐但見雲林橫谷口
豈知中有我伽藍
兒郎偉拋梁北雲頂峯前三畝窄茅茨高下一壺中
百尺飛泉瀉空碧
兒郎偉拋梁上雲裏巉巖倚青嶂秋光春色四時新
日月煙霞無盡藏
兒郎偉拋梁下俯視溪山展圖畫欣欣雞犬靜相聞
一月田疇收穲稏
伏願上梁之後鄉無疵癘歲有豐登長幼團欒共說
無生之話閭閻揖讓永為安業之人重見太平同躋
仁壽

常州會三從官致語 胡鄒 陳

青山緑野嘗傳洛下之英詞金馬玉堂近播汝陰之故事況復瑶臺之彦相從琳館之閑西省南宮行奉賜環之召東阡北陌時追連璧之游迨此勝辰並臨高會恭惟宮使密學待制侍郎宮使侍郎才推人傑文粲時英燁若星輝適應台躔之象屹然山立共堪鼎足之承從容獻納之餘蕭散軒裳之表知府典樂屬棠陰之多暇及葭管之迎長式諧既見之心爰謹加籩之享金章照座回淮海之青春玉麈生風動豫章之曰日宜盡百川之飲無庸駟馬之歸長使此邦共傳嘉話但某叨居樂部獲奉賓筵上悦台顔敢陳口号詩書禮樂舊將軍獻納論思兩侍臣暫比揮金同宴衍即看鳴玉侍嚴宸風流珠璧輝班著名節冰霜聳搢紳好與蘭陵傳盛事德星應復聚江濵

記夢

我夢異人云善相者其所稱道飛仙真人而其結盤乃祖師意手循我頸揣相骨法後至我頂云囟門開此是禪定及修真効復引我手自拯其頂如指面大如小兒白虛而微動我大歡喜歸語室家令拯我頭虛動如故此何因緣而夢斯事

崇寧乙酉寓衢之天王僧舍時方專氣辟穀

夜夢如此記之藥方册後它日忽見末後增
四句云說此夢已知是妄想以手拯頭堅實
如故蓋江仲嘉竊見書之以相戲也今三十
六年矣念之慨然

祭趙侍郎文

嗚呼叔問而止斯耶自公云亡三易弦望缺闊之嘆
我勞如何晝憪悅而猶疑夜耿耿而增慨豈向之遊
從憂歡聚散者皆夢中之夢耶抑幻人之所幻何六
尺之軀遽儼然而在柩一丘之土俄窆然而若堂空
餘珠玉之在懷猶想笑言之溢口嗚呼城南之交正
覺之路余有懷而孰資余有疑而孰語舉一觴而誰
屬亡三篋而誰補歎竹林之陳迹邈若山河失濠上
之遺言俄成今古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家四壁而屢
空書五車而奚益雖五交三釁素無勢利之驕一死
一生可見炎凉之態公之初逝貌然諸孤猥以幽堂
之銘見託衰鄙文詞凋落加以悲酸筆欲下而涕隨
辭欲出而不忍縻緝蕪陋斐然成章不溢不誣可以
無愧尚有遺美茲為歎然聖堂之幽卜云其吉窀穸
既戒靈輀首塗偏痺拘攣山溪脩阻行不及祖道葬
不克臨穴終天之別一慟何言庶其格思歆此誠薦

北山小集卷第十七

北山小集卷第十八

信安程俱

碑記

雙林大士碑

梁中大通六年正月婺州烏傷縣民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天中天使其徒奉書詣闕書詞甚高謂帝國主救世菩薩其言上中下三善以虛懷不著為上護養衆生為終且言大士誓弘正教普度群物聞皇帝志善欲來論議武帝異之詔曰善慧欲度脫衆生解一切纏縛大士行無方所若欲來隨大

北山小集十八

士意耳迺以十二月至鍾山明年三月八日至闕下
武帝素聞其神異預勑諸門皆鏁大士及門不得入
以大槌一叩諸門盡開徑入善言殿初大士將入都
持大木槌二人莫測其意至是人謂叩門槌云見謁
者三賛不拜直上三榻對語益玄諧帝為設食食竟
直出鍾山坐定林松樹下詔縣官資給自是名僧勝
士雲集坐下大同元年帝講三慧般若經重雲殿公
卿侍從前集乘輿至悉起迎大士坐如故御史中丞
問狀荅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又與座人辯詰如
響講罷帝賜水火珠二大徑寸以取水火於日月云翼日

帝獨延大士壽光殿語夜漏上乃出五年再入都與
帝論息而不滅義又說帝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無
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不
懌太清二年三月白衆將持不食上齋燒身為大明
燈供養三寶普度一切弟子哀懼勸請願以身代者
十九人燒指截耳刺心者二十八人持上齋三日者
十五人賣身奉供者又二十餘人梁末饑乱大士日
與其徒拾橡栗揉菜作糜以活閭里盜不忍犯光大
二年冬嵩頭陁死於龍丘巖是日大士心知之集衆
謂曰嵩公已還兜率天與我同度衆生去已盡矣我

不得久住於此作還源詩十二章乃於太建元年四月乙卯示寂年七十三越三日體復柔煖香潔又七日縣令陳鍾耆來禮敬傳香次及大士猶反手取香衆益驚歎遂葬潛印渚松山之隅累甓為床置尸其上大士命也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世農少以漁為業娶妻劉氏後號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大士年二十四方泝漁稽停塘下有胡僧至語大士曰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大誓度衆生今兜率宮居宇故在何當還耶大士不領其言僧令大士鑑水中則圓光寶蓋環覆其身大士即悟宿因語明僧曰吾方以度衆生為急何暇思兜率之樂乎棄漁具從僧至松山下雙檮樹間曰此修行地也後即其所建雙林寺云胡僧嵩頭陁也贊曰

衆生與佛非有別善惡癡慧幻中出了知是幻非別幻三千大千一塵許無上兜率正遍知於五濁現衆生相漁河取食資畜養示殺害及諸愚癡一朝照水悟宿因於衆生中現佛相說法如雲遍十方具無礙辯大智海以何因緣現如是欲示衆生與佛等不令著凡聖二見欲令衆生反實際如飜覆手無所得嗚呼廣大天中天其一衆生於無始刼來以愛不捨受

生死是愛由執有我故從是展轉愛諸有大士為是
哀衆生以衆生所甚愛者誓捨身命作供養燔然百
體如薪炭攝諸衆生執我愛誓捨飲食忍飢渴攝諸
饞害私口腹誓捨妻子為傭作攝諸衆生癡眷屬誓
捨田宅受用物攝諸衆生貪盜者乃至佛法亦應捨
無取無著無所受嗚呼慈忍天中天其二衆生各具大
神力出入變化無有礙父母所生眼耳鼻乃至意根
無分量悉能徧覺三千界法爾如然不自了為諸業
識之所障大士河濱釋罔罟即現種種諸神變或於
夢中示奇相化攝上慢闡提者光明手中妙香出及

遍山野微妙香目淨修廣放光明手行鉢飯饌百衆
或踴身高一由旬寶塔珠絡蓮華地足長三尺紫金
色長大相好翔虛空如是奇妙不可測皆自本際妙
莊嚴非作故現希有事嗚呼自在天中天其三過去諸
佛如虛空遍一切處無留礙衆生隨根器廣狹以一
念心各得見如人窺井及穿牖堂室巖谷并墟落乃
至陞高望四野隨所見空相不同有人獨坐須彌峯
盡見虛空無邊表大士佛身亦如是無一絲毫作眼
障與無量佛不相離一念歷通前後際明善世尊我
昔師松山七年安不動釋迦定光下道場乃至七佛

常現前天龍四衆共圍繞唯釋迦文數顧語云當繼立大法幢今如維摩金粟尊示居士身作權化又以掌合大士手光明小大無有別復遣弟子助道化曼殊普門二化身嗚呼具足天中天其四圓覺一切魔即佛具一切覺佛即魔大士不捨一切法於實際中大建立而於夢中現金像謂是魔鬼所變化以杖剖擊盡無餘乃知大士妙智力摧殄邪見亦如是有世中王著小法不了聖諦第一義大士為說色像空令趣如如真實際金剛般若甚深法彼請大士為宣說攝衣登坐衆傾耳應時撫几即下座座中鳥爪師子王知大士說是經竟嗚呼妙揔天中天其五

衢州常山縣重建保安院記

浙江道東盡信安郡郡接荆閩地風氣相薄其山邃以廉其水清以駃故其氓俗悍以果而其君子耿耿尚氣敏於事郡之望姓仕族率占山水之勝以居而浮屠氏之宮亦復相望原谷間其所依以為檀施主者常在所謂望姓仕族而仕族之廣者曰江氏常山縣之謝原有僧舍曰保安院蓋江氏之祖侍御公之所建者自侍御之世滋遠厦屋日隳院之徒皆託處養私不事其教施施相睨無所愧念諸孫戚之則相

與謀以謂侍御種德不售慶償後人咸克有家用大
芘于茲六世苟事之弗嗣其克訓于其德者幾何矧
是院之建實本於義鄉人能道之蓋非徼福以私已
者諸孫其可罷休以没其德實然昔者棟宇故存而
仆者莫起墊者莫支至于壞且廢信人開士過之如
無覩者徒非其徒故耳今誠得淨修士主而興之宜
無難開化報恩院僧文雅蓋淨修者盍請以來雅之
以身律衆小大斬斬苗薅垢瀹日劘月絫凡六年而
後成其基則因故地闢之稍前又益東築革面勢以
便川谷之宜其犯御名則盡去摧腐一備而新大之其
象偶其器具咸稱蓋為錢若干萬於是距始建百九
十餘年矣今夫天下之人自王公至匹夫居必廬寒
必衣飢必食凡所以養生集類者不取之以其力則
以其道也惟浮屠氏不耕不蠶不貿不作安坐放言
而養生之物有須必具而加侈焉世無與之爭者豈
所謂取之以其道者耶使其道可尊其法可恃其言
可以明理而化物則其為道也不素餐兮莫大於是
亦何儒釋之分哉苟無是也名其名服其服安享侈
厚而曰我分蓋如是謂之盜釋可也若文雅一為浮
屠終身守其教戒又能作其廢事仰而覩其導師俯

而面其衆自稱曰浮屠氏中心無所忸焉與世之盜道負愧者亦有間矣故余樂為記之侍御諱景房字某仕吳越至侍御史入皇朝為沁水尉有高行為鄉里敬信今開化諸江皆其後也初里人有訟累不得直公貽書吳越執政道其寃事得直里人進金十鎰以謝公笑斥之里人置金去終不得辭則以金買謝原地立保安院云崇寧四年某月日北山程俱記

衢州開化縣雲門院法華閣記

無量衆生共一大覺海中或游或沉等無有二諸無明者如沉水人顛倒墜溺東西踊僨所向苦惱有善游者無心於水與汨俱出與齊俱入則此水者是遊戲處安肆快樂無所疑畏惟東方十萬億國土中世界名曰震旦一刼五濁煩惱之聚一切衆生選佛之場何以故是中衆生業力雖厚而其信心堪任大事又如蓮華必於淤泥乃能生植高原陸地不復能生諸煩惱中即大般若一念返照超諸如來是故過去諸佛說妙法蓮華經時光明示現希有如是好城國中乃有千萬億種疑惑衆生耆闍崛山乃有增上慢人退席四衆唯此震旦一切衆生若智若愚聞法華名莫不稽首乃至莊嚴供養捨諸所愛無上慢者豈

非耆闍之四衆不如震旦之衆生也哉衢州開化縣之北原壽聖雲門院有比丘曰寶聲早受具戒從義學師指授演說修多羅教晚歸山中於海商所得倭國金書妙法蓮華經為七寶函莊嚴承事又建寶閣上有諸佛及大菩薩阿羅漢像旃檀髹采金銀丹雘繒幡珠網種種莊校以作佛事前榮敞明可布法席後楹曠深可以宴坐四楯周帀可以經行作於元豐之辛酉成於紹聖之甲戌後十一年寶聲比丘從里人程俱說如是事請記以文因隨喜佛事以偈贊云

住音然燈佛從日月燈明及釋迦牟尼臨入般涅槃安坐說是法大通智勝佛亦於三昧中放無量光明最後說如是四為法施會滅度僧祇衆如我觀如來不獨是時說常說是經法未曾有間斷彼十六王子及萬億菩薩令見在世間處處為法施衆生自盲聾不見如是事耆闍崛山中授記諸佛子舍利弗迦葉乃至阿羅漢學無學人等普於人天前付囑當作佛如我觀釋迦不獨記是等無量無央數五道諸衆生草木及山河一一授佛記云當決定得阿耨三菩提衆生自狹劣不信如是事佛子應如是福德無有量正使十地衆揔持山海辯充滿於大千擬心共思量

無復有是處稽首於一切妙法蓮華經

衢州開化縣靈山寺大藏記

壽聖靈山寺在開化為大僧坊崇寧元年其徒從演始建轉輪經藏奔走勤事五年而後成下固上壯爽愽宏緻校飾衆具煒奕嚴好聖像法籍儼如化成屹如寶聚邑人程俱來至其所竦仰正竚說偈稱讚演故具石宇下來請記矣遂以文其碑云其詞曰世界無盡如虛空是故諸佛亦無盡佛既無盡法亦爾於諸緣起而出生我觀清淨法門海十方導尊常演說一一念中一一說如是展轉難思刼正使衆生無數量皆獲三昧聞持藏於此導尊所說法不能共記一品義設復筆高須彌聚濡以萬億恒河水等三千界大經卷不能書佛所說法那由他中一少分況此五千四十卷何異大地一塵末人中師子無畏者於第一義安不動如斯清淨法門海一言演說盡無餘正使一切諸衆生皆獲智慧三昧海不能了此一言者思惟究竟云何說設復毛端滴海盡此諸水滴可知數乃至微塵悉可知叵思議此甚深法則是五千四十卷一字一句法無餘我今普願群生類皆獲摩訶法寶藏真如實際以為地覆以喜捨慈哀宇清淨平

等之大輪貫以忍力金剛軸無礙機關極明利運以
解脫神通力菩薩心珠飾其上一一常放大智光種
種方便為華鬘妙行繒綵為幡蓋七淨之華以為網
梵音深妙為寶鈴塗以大願功德香布以覺分菡萏
華護以方等調柔帙百千三昧為實函中有無盡陀
羅尼非生盲人所能覩如我今者如是說所說如幻
說如響若人於此一大教初心回向如來藏是人已
獲無礙智是知諸佛祕密說

杭州於潛縣治平寺重建佛殿記爲蔣尚書作

餘杭之鎮曰天目山唐人作僧舍於其下號天目寺
自會昌中廢大中復興更唐末五代至皇朝且數百
年歸然常為邑里信人之所依向治平中勑賜名曰
治平世以夏臘主寺事其徒往往游四方叩義學師
指授演說修多羅教或從善知識傳佛心宗自顯南
禪師以來代不絕人宣和庚子盜發新定陷於潛寺
焚有邑豪襁負其母避地走山谷過其門望遺址默
自誓曰使賊平家脫禍當復新此殿云及賊平其家
小大數十人訖無恙明年建大佛殿為佛菩薩大弟
子護法神像壯麗輝絢莊嚴殊特悉加於舊焉吾鄉
鎮江天寧禪鑒長老道潛實受業治平寺蓋所謂從

善知識傳佛心宗者之一也數為余道治平事且求文以記本末于今三年矣而請愈堅吾聞至人開士依真而住非可以國土觀一相無相非可以聲色求不即不離非可以方處攝也又況棟宇之奉象寓之設哉然於無為中示現有為於不住中宣說常住其悲智願力所以開度有情者不廢也故昔釋迦文佛於欲色界中大集群品說法之餘以四天下二十支提若須弥山頂開華藏殿若震旦漢國那羅耶那以如是等年尼聖人往昔住處付屬諸龍又以閻浮提中四方國土若若遮波羅處若阿跋多山若善安住

塔以如是等諸佛羅漢賢聖天人修行住處付屬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然則名山佛刹所以建立扶持者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茲豈偶然也哉方是寺之存也棟宇象寓屹然如山而惡念人能以一念使與灰燼散滅及其復也有信心者亦以一念能使荒穢瓦礫之區化為梵釋之宮師子之座甚矣一念之不可思議也方一念之作雖有神智莫得而聞見搏執也然無形而成不疾而速雖無邊如虛空密用如造化堅固如金剛迅速如毗嵐不若是烈也一念為善念念續之不唯成一身仁九族而已

擴而濟天下澤百世無難也至於得果成道高可以超三界下可以生梵天為四果為二乘為菩提薩埵為佛世尊極其原初出於一念之微而其所利益成就至於不可勝言者一念為不善念念續之有至於提戈相尋伏尸流血數百千里人畜草木為空一旦敗禍父母妻子相隨就砧几剥割膾醢肉餧鴟鴉狗鼠死入地獄受無量苦經千萬億劫迺為畜生出入炮烙剖割之間或為餓鬼飢火所燒支節竅戸猛焰熾然又千萬億劫極其原亦出於一念之微而流毒之大受報之酷亦至於不可勝言者前日之群盜是也使横目之民惟善是念如火傳薪如水趣下而善不可勝用矣一家為善則一家安一鄉為善則一鄉化推而準之天下則鬬很凌暴之風凶荒疵癘之應何從而有哉是則安樂之土已矣余因潛之請也以是告於方來使知一念之微不可不御名其不可思議力可使利益及於無邊成就至於佛地而塗之人皆可以勉也營事僧曰可先義交道顒住持僧曰希表邑豪曰徐彦通佛殿費蓋無慮二萬緡云

鎮江府鶴林天寧寺大藏記

稽首正覺尊最勝放光者具足功德聚智海如虛空

善達於一切衆生心心相似無塵垢輪及無所行輪無示無說中而爲說正法不爲有蘊故有處及有界無明至老死故說如是法諸法寂滅說是名無姤輪譬如大日輪依空而不住無礙無取舍普照無有邊隨三乘根器宣說無所著非有亦非空非即色離色非即離涅槃而空無所有是輪無取行利樂於衆生我觀諸如來所說修多羅乃至未曾有優波提舍等皆以一言音而說無量義皆以一文字而顯諸言音音中本無字字中亦無聲聲不爲字故而作種種聲字不爲聲故而現種種字有無玄莊嚴生滅迭成壞

然非有無攝亦復無沒生不即是字言而有諸句味不離字言故而見妙法門如是而出生當處而解脫一句攝一切無盡入無餘是陀羅尼輪究竟叵思議諸來四衆等及補持伽羅當觀是藏輪與佛非一異諸佛無住著轉無上法輪爲壞衆生道煩惱苦業三歷刼如河沙而轉無所轉是輪云何轉雖以風和合彼彼大神足無體無自性轉處不可得寂轉轉常寂無以生滅心墮彼顛倒想我以法施已次當述因緣惟此朱方城天寧大禪利長老禪鑑師其名曰道潛來傳正法眼於刹那婆那牟呼栗多間常轉如是事

游兆敦牂歲紀元曰靖康為利諸有情始作大經藏無爲實相中示現有爲法惟旃陁羅衆再入朱方城如彼波卑椽更來作嬈害而此禪鑑老正念得自在安詳若無見和顏以輭語徐說後世畏摧彼憍慢幢譬於火聚中而出芬陁利是阿蘭拏處既不隨變滅巍然法寶藏迄成就莊嚴屹如須彌盧見者歎希有城中有居士氏名曰程俱清淨三業中流出無盡藏爲記如是事說是諸伽陁爲無量衆生回向薩云若

照堂記

有大圓鏡縱廣正等彌十方界乃至微塵數蓮華藏世界海中一切所有青黃赤白小大長短種種色像於中示現如水如眼如摩尼珠彼種種者有是色像而大圓鏡實無種種彼色像者有去來相而大圓鏡實無去來萬像俱隱寂即是照萬像俱現照即是寂非作故然無所受故無取捨故無分別故一切衆生各具如是大圓鏡以業習故事理取捨爲自障礙識塵分別爲自蓋纏譬如有人以諸泥塗種種糞垢埋累古鏡又復有人以旃檀末和雪山泥裝校鏡面是二人者垢淨不同其於圓鏡等一蔽塞諸無明者是糞垢喻諸小法者是香泥喻皆失本來真精妙明有

一情念墮凡聖邊無復是處諸來佛子採集緣影是死生本勿認此塵作圓照解利那利那森羅現前勿妄思惟亦無斷滅當如我說大圓鏡照崇寧四年六月庚辰北山程某爲謝原山照堂比丘作如是說

安養庵記

河沙刹中有一世界號安養國其國有無量壽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境界皆以七寶裝飾成就廣博嚴事其國衆生皆是宿具福智化生蓮中住不退地其國壽命無有邊量一日一夜此土一刼其國六時皆有天樂微妙音聲及雨寶華而共娛樂其國花木皆是蓮華如車輪大及寶行樹交映周徹其國鳴禽皆是如來變化所作於一切時演無量義以是種種希有之事故名安養從是安養國東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号曰娑婆諸國土中無數伽藍有一伽藍曰靈山聚復有精舍号安養庵是中有人衣壞色衣淨除須髮處乞士衆名曰修意是庵無有七寶嚴事但有墻壁棟宇山溪丘坎爲其境界是庵無有化生蓮中但有胎卵濕化諸有情類爲其衆生是庵無有無邊壽命但有五十七十乃至百歲爲其壽限是

庵六時無有雨華及諸天樂但於晝夜飡飯食粥撞鍾擊鼓是庵周匝無有寶樹及大蓮華但見山中草木華茂是庵無有變化衆鳥演無量義但聞蟲鳥自鳴自已以是現前種種之事亦名安養是乞士者遊諸國土親事知識得法藏已受用自在還歸北山結庵安居時北山中有一居士適游伽藍至安養庵謂大衆言現前種種如上所說與安養國爲一爲異若作異見斷佛種子若作同見是魔眷屬安養世界在一切處而一切處非安養國若作斷見彼釋迦文寧爲虛語若取法相汝則孤負無量壽尊咄諸男子各依位住坐大道場如不信承請詣毗耶離城當俟螺髮梵王爲汝解說崇寧五年八月甲子北山程俱記

衢州溪橋記 爲王八侍郎作

衢之爲郡郊邑疆理錯處衆山間大溪貫其中東會浙江入于海其源實出嵓谷畎澗至郡城始大郡西三邑之人輸賦租走期會適市井與行旅之出入荆閩者皆絶溪往來深則杭淺則揭以涉春夏積雨四山之水從地出所謂巖谷畎澗之流與大溪相吞激勢益張怒操舟絶流失毫髮便輒覆溺漂轉漫不見蹤迹人皆病之大觀元年邦人相與謀跨溪為梁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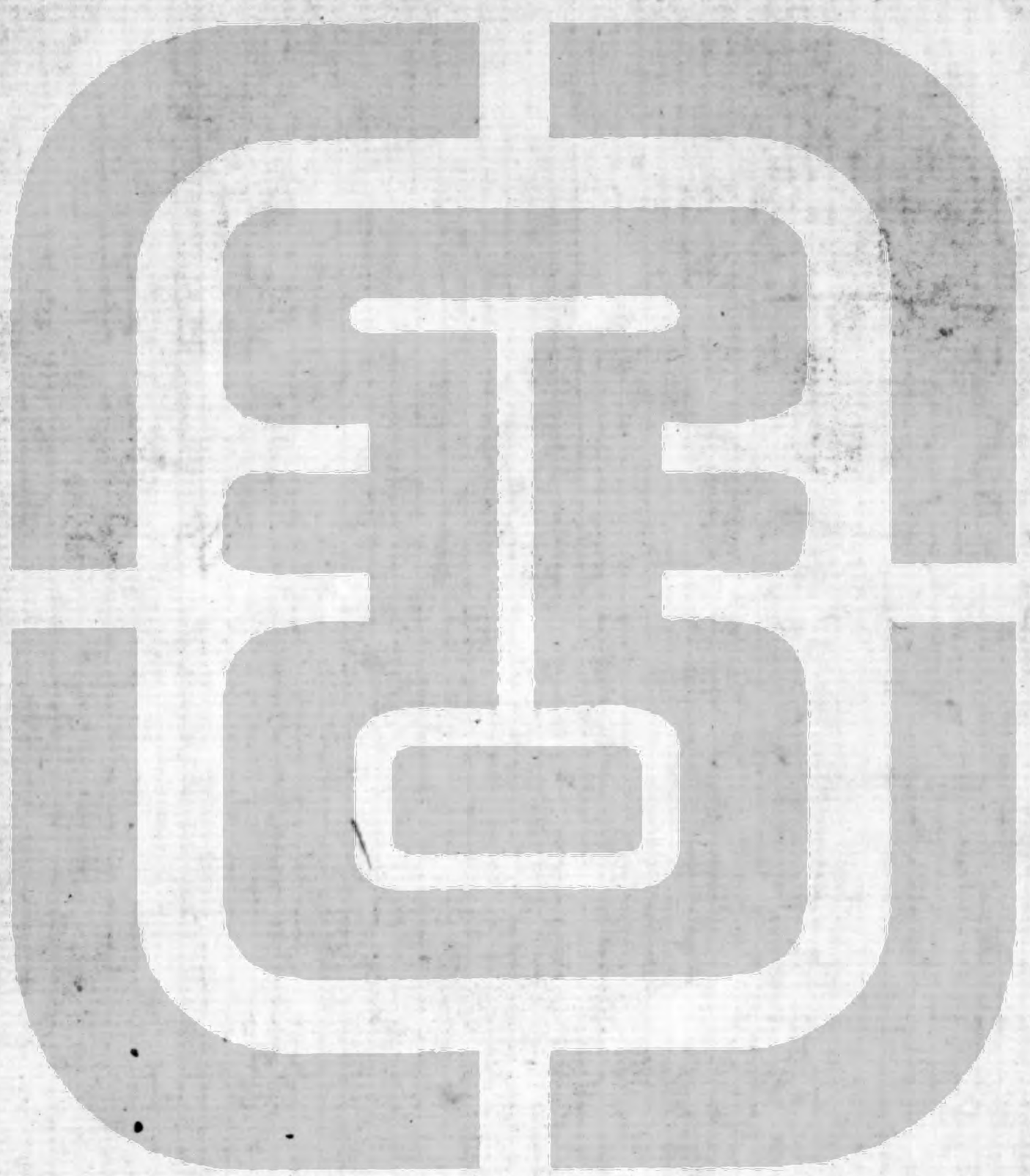
其材用於衆越明年春三月梁成凡三十五架其脩二百六十步會其費庸爲錢四百萬於是負乘扶攜往來不擇晝夜雖大水時至安如平地然有爲邦人請於余者曰衢公之故鄉溪橋之功衢之大利也公不書無以示來者俾知始事之勤與溪橋之有無利害也則叙其所以畀刻諸石焉二年夏四月辛巳顯謨閣待制荆湖南路安撫使王渙之記

常山瑞相記

常山縣西馳官道十二里許居人張超飾齋舍道旁以憩往來客其嚴潔如阿蘭若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直齋南壁現觀音菩薩像及種種物相彷儵忽莽蒼上久之如水墨然八年四月八日復現齋内壁四十日乃没凡壁間觀音像一居中最大坐石上見半面合掌疊一足一足下蹋蓮華大石立座後有物挂其上如珠瓔如衣帶身光周之上有圓相圓相中樹三比丘二其一合掌立其一拂袖行觀音前獮猴一舉手向蓮華下若欲有所掇者稍前師子一龍鉅細四皆奮拏上騰其二吐雲氣又一龍衡身矯首下顧龍首虵身者一亦蜿蜒趣上人首而異物一大龍爪足一又稍前壁端袍笏而立者一人錯人物間狀

雲氣者九觀音後菩薩一合掌而立居士二對坐盤
右其一舉手若談話其一若合掌聽稍後師子一花
草株一獼猴在旁舉手若欲摘花者一龍二皆妥身
衡行其一叩首若欲奮者野人一若持藥草者稍後
壁端菩薩二異處其一若奉物供養他方者其一合
掌立壁之下陬魚五其他脉理屈曲交互如雲如水
者不勝數而下居多紹興四年八月八日又獨現菩
薩像某瀸人少走四方間歸省先隴又率舟行未始
瞻敬其下崇寧四年冬客開化縣之靈山寺十二月
縣佐崇仁彭君揮上謁郡治所道張氏齋舍時超已
死得其事梗槩持墨牘本歸他日以示某某稽首已
說偈贊曰
葦竹以爲幹塗堊飾其外是中無自性復非鏡止水
云何照他方現此勝境界普門天人師法身無有邊
海岸孤絶處久示常住相魚龍共游戲草木助法音
而此墻壁間照現恐如是得非妙明發直見補陁聚
又豈善逝者斷取彼境界擲過三千利影落此土中
將非佛神通於一彈指頃化易殊勝境納此墻壁間
是中雖塊陋同一法海空其於照他方正自無障翳
其於納大地亦復無留礙不可思議故法爾亦如然

我作如是觀如幻人說幻

北山小集卷第十八

北山小集 十八 六 盛寶